

左拉选集

崩 潰

华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左 拉 选 集

崩 潰

华 素 译

秦 水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Emile Zola
LA DÉBACLE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29.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209 字數409,000 开本850×1168 耗 $1/32$ 印张18 $5/16$ 插頁3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6000册

无价(4)1.75元

前 言

十九世紀法国伟大小說家、自然主义派創始人左拉，是一位勤勉的作家，他創作的內容非常丰富，創作的目的性也十分明确，他在創作中以无比的毅力体现出最大胆的作家都不敢設想的各种思想，这的确需要无穷的創造力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

左拉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給人类留下了“卢貢—馬加尔家族”，“三名城”，“四福音書”，三大套长篇小說，以及他在青年时代写的五部长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随笔論文集，总数达数十巨册，这是这位伟大艺术家，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

左拉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生在巴黎。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法国南方的爱克斯鎮渡过，父亲原是軍人，后来复員成为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奉命在爱克斯开凿运河。左拉每一回忆到这个时代的生活，心里就无限留恋，故乡充滿阳光的房屋，发出芬芳气息的松树林，有着鳴蝉的橄欖树，如画般美丽的自然美景，都使他永远不能忘怀。他在这个时期开始爱好文学。左拉七岁就死了父亲，在童年时代就已經深刻地体验到贫困生活的痛苦，而且这种生活长期以来就沒有离开过他。但是左拉是勇敢的，尽管他遭遇过多次失敗，却不屈服，以无穷的毅力頑强地和生活搏斗。

左拉在中学毕业后，家里实在太穷了，不能供他继续求学，为了生活他曾在巴黎的一间仓库充当文员，他在那儿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此后整整一年失业，受尽了折磨。据莫泊桑说：“他当时上饭馆的时候少，上当铺的时候多。”一八六二年二月左拉终于在巴黎的一家大出版社阿晒特找到了一个低微的位置。尽管如此，这却使左拉有机会专心一志地研究当时文坛上的新创作，并结识了一些出版家。他的从事创作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一八六四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给尼依的故事”。从这时起，左拉开始了初期的创作生活，他在这时候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有：“柯罗特的忏悔”，“死者的遗志”，“马赛的秘密”，“黛列士·拉甘”，“马德林纳·费拉”。这些长篇小说中还有许多模仿的成分，内容也很幼稚，但是却可以证明青年左拉的民主风格，表现出他热爱描写社会主题的作文风。

一八六八年，左拉开始创作描写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生活的一套包括二十厚册的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其后许多年内左拉一直在用全力从事这部伟大的社会史诗的创作。左拉在创作“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初期，生活还十分贫困，经常受到出版社的压迫。一八七二年左拉在福楼拜家中和屠格涅夫结识，后来由屠格涅夫的介绍，从一八七五年起，左拉就担任了“欧洲消息”的驻巴黎通讯员，为该杂志撰稿达六年之久。屠格涅夫还亲自介绍了左拉的作品给俄国的读者，使得左拉和俄国文学及新闻界发生了关系，这对于左拉的创作生涯有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也曾承认这一点，他说：“我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应该表示深切的感谢，当巴黎的报纸全都不愿意发表我的作品，对于我的文学斗争不予谅解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民族却给了我安身之处，使我得到温暖。”

一八七七年左拉终于获得了长期渴望的物质上的独立生活。在这一年左拉出版了长篇小说：“小酒店”，这是他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其中公正地描绘出下层社会的悲惨命运，暴露了资产阶级剥削者的丑恶面貌，因此资产阶级报纸对于“小酒店”的作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可是这部小说仍然风行一时，获得极大成功，左拉也因此头一次享受到优裕的物质生活。当时左拉已居住在巴黎近郊梅塘地方自己的别墅里，很少出门，专心从事创作。与他来往的只有福楼拜、屠格涅夫、都德和莫古尔等几个好朋友。

一八九三年左拉的伟大社会史诗“卢贡—马加尔家族”的最后一卷“巴斯加医生”完成了，这部巨著的创作时间历时二十五年。当他完成了这部从事多年的创作后，他又开始执笔创作一套新的长篇小说：“三名城”（“鲁尔德”、“罗马”、“巴黎”）。

左拉常常表示不愿过问政治，然而一八九七年为了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他却勇敢地挺身而出反抗反动政治，为轰动一时的所谓“德莱斐斯事件”翻案。德莱斐斯是法国陆军的大尉，被法国反动军人非法判了叛国罪。左拉掌握了这次“事件”的材料后，确信德莱斐斯是无辜的，他就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控诉法国的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入权的罪行。因为这封信是用“我控诉”开始的，当时就用这三个字作标题在报上发表了。由于左拉这一勇敢行为，竟把法国一部分正直的人引进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中。左拉自称这是“革命的行动”。左拉这一英勇的范例对他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法国人道主义作家的政治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拉本人由于在报上对当权者进行控诉，结果反被当局控告，判处一年徒刑和罚金。左拉为此迫得逃走，去伦敦居住。在

此期間他构思另外一套新的長篇小說“四福音書”。“四福音書”的第一卷“繁殖”于一八九九年在左拉回到巴黎之後才出版，第二卷“勞動”于一九〇一年問世。一九〇二年開始第三卷“真理”的付印，第四卷“正義”還沒有写完，左拉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夜間，在巴黎寓所竟不幸因中煤氣毒而死去。

自稱是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的繼承者的左拉在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現實主義傳統的最堅決的捍衛者。他揭穿了當時的作家和藝術家向讀者和觀眾隱瞞現代迫切問題，裝腔作勢，在形式主義的陰謀詭計下標新立異的現象。同時左拉還認為他的先輩現實主義者的創作還不能完全符合現代藝術的要求。他決定從理論上來豐富現實主義，在藝術上創造自然主義派。左拉認為自然主義的藝術家應該是“單純的事實記錄者”，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他們的任務是要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中形成了人類的性格。他企圖在自己的創作里採用伯納爾在遺傳學理論方面最新的材料。他的巨著“盧貢—馬加爾家族”就是根據這種理論寫出來的。在構思這部偉大的社會史詩時，左拉給自己提出了兩個任務：首先是“研究一個家族中的血緣及環境問題”；其次是“用事實和感覺描寫出這個時代的社會全貌，並且在種種風俗和事件的無數細情末節中刻劃出這個時代”。在左拉看來藝術家應該同時是科學家和實驗家。我們認為這樣的創作觀點是不符合現實主義原則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則使藝術家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從早已想好的公式出發，會歪曲了現實的真實面貌；二則“人是社會的動物”，人類的思想意識是決定於社會的客觀存在的，僅僅用生理學的观点來研究人的生活 and 僅僅用事實的細節和感覺來反映社會面貌，那是既不能發掘現

实的本质，现实的真实，又不能集中地、概括地反映出典型的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成为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的。左拉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架设桥梁的可靠方法，但是事实上他是轻视艺术的作用，艺术的使命不但要判断现实，而且要用艺术的方法来总结现实。但是在左拉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却往往突破他自己规定的理论范围，在写作“卢贡—马加尔家族”的过程中，他就脱离了自己原先的预想。因此遗传问题退于次要地位，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却是社会问题。就是说，这部小说原来是要写“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的及社会的历史”的，而他却突出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史，结果成为一部暴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罪恶的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了。

正如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的创作一样，左拉的创作并不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符合于某一文学流派。他的创作天才突破了他自己所创造的狭隘的概念和公式。这种情况常常是很复杂的，我们在左拉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和自己斗争，和自己所构思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斗争，而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如果我们对立左拉的创作活动进一步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位伟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远非如他自己所表示“无动于衷地研究客观现实”的，他的全部社会史诗就是一部巨大的具有现实主义规模的作品。

左拉在创作“卢贡—马加尔家族”的时候正是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形成、确立和发展的时候。但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并没有甚么重大的改革，这一点也必然反映在左拉的政治信念上。左拉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在他构思的时候，不断研究周围现实，这种研究使他逐渐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罪恶，使

他对法国统治阶级产生仇恨，对劳动人民寄与同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拉的作品充满了保卫共和政体的热情，他的几部坚决反对波拿巴王朝的长篇小说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这些小说对于保皇分子的阴谋，特别是马克—马洪总统时代的复辟阴谋，予以严重的打击。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拥护共和政体的热情显然降低了。左拉开始特别注意当代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注意第三共和国种种伤风败俗的社会问题，注意工人的革命运动。虽然他当时对于资本主义的潜在能力还抱有某种幻想，但是他对于资产阶级却已逐渐采取批判的态度。在长篇小说“萌芽”中，左拉使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形象，表达了工人对于自身非人道的生活状态的愤慨；从“妇女的幸福”，“金钱”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左拉是最先描写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叶，标志着帝国主义兴起的新的商业和财政机构的作者。因此左拉不仅是第二帝国的历史家，而且是第三共和国的风俗画家。

可是尽管左拉在创作实践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同情和倾向人民的，他的全部作品在揭露资产阶级这一点上的确也有许多优点，但是在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图画上，却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弱点。

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让·弗莱维勒所指出：“左拉局限在他的实证主义决定论之内，把环境的影响夸大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在他的思想中，环境的影响常常代替了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社会心理状态等等的分析。他胶着于描写可见的现实，却不到现实的深处进行发掘。他把环境变成一种孤立的、独立的、特殊的力量，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对人发生作用。他既没有把握本质的因素，也没有掌握到交错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左拉局限在他的階級範圍內，對於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不可能提高到革命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來理解。他描寫了資產階級、工人、農民，但並不是這些階級的典型人物，即使他寫出來若干典型，也沒有通過他們，表現出當時存在的、在運動中的、在矛盾中的這些階級，也沒有表現出根據過去、現在、未來的鬥爭所顯示出的上升的和沒落的階級。

“左拉局限在生物學和進化論的觀點之中，他似乎忘記了社會和自然一樣，也是通過飛躍而進步的，他似乎忘記資產階級從舊制度解放出來也是通過流血革命的，他所期望的變革不可能是科學的和平發展的結果，而是代表上升的階級的人們共同的犧牲和共同戰鬥的結果。”

正是由於左拉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上述的種種局限性，使他不能在寫了“盧貢—馬加爾家族”之後，再進一步把自己的認識深入到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現運動中的對抗力量，把握新生的力量必然要戰勝舊勢力的歷史規律，從而把歷史所賦予無產階級的任务揭示出來……

在簡略地介紹了左拉的生平和創作道路之後，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崩潰”這本小說。“崩潰”是“盧貢—馬加爾家族”這部社會史詩的第十九卷。是它的邏輯上的結束。作者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葉所寫的許多長篇小說中，描寫的都是第二帝國末年的事件，利用直接暗示和象徵的手法，使讀者感到必然的結局將要到來。事實是第二帝國由於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而分崩離析，乃進行最後的冒險，挑起普法戰爭，終於以此結束了它不光彩的存在。

本書故事的範圍比較狹小。可是左拉很精確地描述了普法

战争的经过，对于法军战败的原因所作分析，基本上也很正确。波拿巴王朝的腐败，政治上的冒险，将领的无能，对于战争的毫无准备以及其他原因，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左拉指出了法国叛国分子和贪婪的资产阶级，把个人利益放在对祖国的义务之上，打算随时勾结敌人。工厂主戴拉欧舒、地主傅沙尔、将军蒲尔根·戴弗伊、军官包端等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过去的命运是和路易·波拿巴联结在一起的，现在所关心的则只是私人的利益，而昨天崇拜的偶像，今天可以随便抛弃。左拉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在战争中不择手段，疯狂地蹂躏法国民族尊严的暴行。

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普通的士兵，是平凡的爱国志士，他们的肩上担负了战争的沉重责任，进行英勇的战斗，他们热爱劳动与和平，捍卫着民族利益，反映着人民的意志。本书情节虽然稍嫌简单，但对主要人物的描写还是十分动人的。其中叙述约翰·奥诺莱、罗索、威斯等爱国志士的英勇行为，能使读者精神振奋。

在“崩溃”的最后部份左拉用相当的篇幅来描写巴黎公社。但是在作者的想象中，巴黎公社只是一个和战争及后方的混乱有直接关系的插曲。因此在左拉的笔下公社已不成其为巴黎全体无产阶级为保卫祖国的英勇起义，公社党人的自卫斗争也被写成醉心于放火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为了。例如无政府主义思想很浓厚的摩里斯虽然站在公社的一面，但是丝毫不能表现出真正的公社战士的精神。显然当时的左拉对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是不足的。不过总的来说，左拉对于工人的斗争还是同情的，他的谴责则主要落在凡尔赛分子的身上，他特别对资产阶级大屠杀公社党人的残暴政策表示愤慨。

“崩潰”是根据真实材料尽情暴露了普法战争时拿破仑第三的愚妄及军队的腐敗的。它可說是一篇对于組織不良的军队和材具不胜任的将官們的严厉控訴状，一本对于兵士們表示哀怜的小說。讓·弗萊維勒認為：“‘崩潰’是一本关于一八七〇年事件的最伟大的書。”左拉在这本書中，把法国人对祖国的战敗和屈辱而感到的刺心的痛苦，用悲伤的文字描繪了出来，特别是書中描写了在灰暗的天空底下，军队在极端混乱中敗退的情形，两軍大厮杀次日的戰場上的凶慘景象，战俘的各种痛苦，被疲劳、飢餓、痲疾折磨得麻木了的不幸人群……既令人惊心怵目，同时又感到万分悲憤和同情。書中体现了左拉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必須指出左拉虽然对战争的残酷表示厌恶和反对，而他对战争本質的認識却是錯誤的。他在很长的时期內認為战争是压在人类头上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灾禍，这显然是受了达尔文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思想的影响，生物学的概念蒙蔽了他，使他看不到战争的經濟的和社会的根源，看不到战争是和今天的資本主义制度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才懂得并指出：“只有資本主义消灭，人类流血屠杀才能終止。”

最后談談左拉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左拉的創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可以說独自形成了一个內容丰富的重要阶段。十九世紀后半期法国社会上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都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地反映出来。左拉繼承着司湯达、巴尔扎克和福樓拜的事业，在著作中用艺术的方法体现出整个时代的社会风俗和生活。讓·弗萊維勒認為：“左拉的伟大的功績，在于接触了产业資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阶段前一个时期（即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年）的社会关系。”讓·弗萊維勒并指出：“左拉不仅改变了他那个时

代文学的气候和景物，他还使得文学的某些方法变成陈旧（例如莫古尔兄弟的艺术性的写法），并且使某些体裁变成陈腐（例如理想主义小说之类），左拉要求故事的叙述人变成调查者，要求想象的文学变成一种探索研究的方法，他革新了小说的技巧，向小说家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他以后，再象过去那样叙述和描写便不可能了。这一切我们应该承认是左拉的创造。”

当然，左拉除了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仅次于巴尔扎克的地位之外，他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左拉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他还是进步思想的号角，他为拥护劳动阶级，反对统治阶级，为拥护正义，反对迫害，为拥护进步，反对愚昧，为拥护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为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特权阶级，而终身坚持奋斗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编 者

1958年11月24日

第一 部

野营扎在距牟罗兹^①两公里、面临莱茵河的一片肥沃的平原中间。八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已经下山，阴沉沉的天空，浓云密布，下面有无数营帐排列成行，步枪顺着警戒线一堆堆地支架着，间隔均匀，闪闪发光；屹立不动的哨兵，手持实弹步枪在看守这一切，他们的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上的、从莱茵河上升起的淡紫色薄雾。

士兵们是五点钟左右从柏尔福^②来到这里的。现在已是八点钟了，他们刚只领到给养。装载木柴的车子一定是迷失了路，没有分到劈柴，所以他们没法生火作饭，只好吃点凉的干面包，喝几口烧酒送送算了，这就使已经累了两条腿更加抬不起来。但是，有两个兵士用刺刀砍了一些小树，硬要在枪架后面的军用食堂附近把这堆湿木头点着，却怎么也点不着。只是冒了一股黑黑的浓烟，缓缓地升向夜空，显得特别凄凉。

这是菲力克斯·杜哀^③将军所指挥的第七兵团仅有的一万二千人。第一师，昨天晚上奉命出发到佛勒舒威雷^④去了；第三师还在里昂；他自己决定带着第二师、后备炮队和不完整的骑兵师离开柏尔福开上前线。看得到罗拉黑^⑤那边的战火了。舒勒斯塔特^⑥县长的一个急电报告普鲁士人要从马歇塞姆^⑦渡过莱茵

河。杜哀將軍認為自己在其他兵團的極右端，跟他們聯繫不上，實在太孤立了，就趕快移向前來；他們的前進，就和昨晚傳來威桑堡^⑥失敗的消息一樣突然。雖然他本人當前沒有需要他迎擊的敵人，但是他估計隨時可能奉命去支援第一兵團。八月六日，這個動蕩不安的暴風雨的星期六，在佛勒舒威雷那邊什麼地方一定激烈地打過一仗了，這從天空就可以看得出來；充滿憂慮的震盪不時掠過，陣陣暴風不斷襲來。兩天以來，第二師一直以為是來作戰的，士兵們都認為在從柏爾福到牟羅茲作了迅速行軍之後，一定會和普魯士人正面交鋒。

暮色加深了，野營的一個偏僻角落裡傳出歸隊的鼓聲和號聲，聲音不大，很快就隨着大氣飄走了。負責加固營帳，正要把木樁打得更深的約翰·馬格爾，直起腰來。戰爭剛一爆發，約翰喪失老婆佛蘭梭茲和老婆給他帶來的土地還不久，就心懷悲痛，離開了羅涅^⑦；他這次重新入伍時已三十九歲了，恢復了班長職銜，

-
- ① 牟羅茲(Mulhouse)，法國亞爾薩斯(Alsace)境內上萊茵省的首府。
 - ② 柏爾福(Belfort)，法國東部的城市，軍事要塞，距巴黎443公里。
 - ③ 菲力克斯·杜哀(Félix Douay, 1821—1879年)，法國將軍，生於柏桑雍(Besançon)；他的哥哥亞培爾·杜哀將軍(Général Abel Douay, 1809—1870年)，戰死於威桑堡。
 - ④ 佛勒舒威雷(Froeschwiller)，法國亞爾薩斯下萊茵省的一個村莊，1870年8月6日的大戰，就在該地發生。
 - ⑤ 羅拉黑(Lorrach)，萊茵河附近的一個小城。
 - ⑥ 舒勒斯塔特(Schlestadt)，今名舍勒斯塔(Selestat)，下萊茵省的一個縣城。
 - ⑦ 馬歌塞姆(Markolsheim)，下萊茵省的大鎮。
 - ⑧ 威桑堡(Wissembourg)，亞爾薩斯的一個城市；1870年8月4日，亞培爾·杜哀將軍的一師人，被力量超過十倍的普魯士軍隊擊敗於此。
 - ⑨ 羅涅(Rognes)，是假設的地名；請參閱著者的另一本著作“土地”(La Terre)。

馬上被編入正要補充名額的第一〇六團的作戰隊伍；從索弗里諾^①戰役脫離隊伍，不再做胡鬧的丘八和殺人凶手以後，他心裡多麼高興呀！現在看見自己肩上又披上了軍大衣，有時不禁驚異。但是在失業、丟掉了老婆和土地之後，在這悲傷和怒火充滿心頭的時候，他能做什麼呢？敵人既然來找麻煩，那就跟他們干一下吧。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一句老話：嘿！大丈夫既不愿意去種這法蘭西國有的土地，就應該去保護它！

約翰站在那裡，向營中看了一眼，那裡發出歸隊的最後一陣騷動。有幾個兵士在奔跑。其他已經困得睜不開眼睛的人們站立起來，疲憊不堪地伸着懶腰。約翰有耐性，稱得起是沉着冷靜的優秀士兵，他安安靜靜地等着点名。伙伴們都說，如果他再深造一下，會有遠大的前途的。他勉強能讀會寫，連升上士的野心都沒有。既然出身是農民，那就終生當莊稼人吧。

他已經看到了那堆不斷冒煙的青樹枝，盧培和賴布爾還在想盡辦法點火，兩個人都是他這一班的，他喊他們說：

“快放下吧！你們這不是跟我們過不去嗎！”

瘦削而活潑的盧培嘻皮笑臉地說：

“就要着了，班長，我敢擔保……你吹吧！”

約翰往後推了一下賴布爾，這是個身材魁梧的大漢，正在鼓起象皮口袋似的腮幫子使勁吹氣，他的臉漲得通紅，眼睛爛得滿是血絲，眼淚也出來了。

同班的另外兩個士兵，蘇多和巴施也在旁邊，蘇多是個喜歡舒服的懶鬼，正在仰臉躺着，巴施則蹲在那裡用心縫補短褲上的

① 索弗里諾 (Solferino)，意大利的鄉村，在明西奧 (Mincio) 附近。1859年6月24日法國人在此擊敗奧國軍隊。